

第十七回 三學生員遞公呈 知縣緝拿魏臨川

話說原差領了朱籤，出了縣門，直奔魏臨川家而來。這且不表。

卻說花文芳差人打聽知縣回衙如何審訊。自己在書房，與魏臨川笑道：“錢林也未必逃得脫。”話猶未了，花能前來回話，文芳便問道：“你回來了，孫知縣可曾審麼？”花能答道：“審過了。”文芳又問道：“審的甚麼口供？孫知縣可曾動大刑麼？”花能道：“連呵叱也沒有，若有呵叱，他們也不敢生員長，生員短。知縣反出朱籤，拿魏臨川相公到案聽審。依小的看來，這件官事要打回來了。”花文芳聽了不覺大怒道：“好大膽的狗官，我當面吩咐，叫他把馮旭嚴審刑訊，他不過是個七品前程，還大到那裏去？反敢來拿我魏臨川對質！”叫道：“老魏，你住在我府中，他的差人若到我府中拿人，就將他狗腿打斷。看那孫文進怎樣奈何我？明早到都堂衙門見我世兄，叫他這狗官做不成！”說畢氣沖沖怒猶未息。魏臨川道：“大爺不消氣的，且到明日上了轅門，見了都堂大老爺再處。”

不表花文芳。單言錢塘縣兩個原差，奉本縣之命拿魏臨川，到了魏家門口，竟自扣門。崔氏問道：“是那個？”差人道：“我們來請魏相公說要緊的話。”崔氏道：“不在家，在隔壁花府裏，你們那邊尋他去罷。”差人道：“既然不在家，我們寫下個字兒，等他回來看了便知端的。”崔氏聽見忙叫小紅開門，公差朝裏就走，婦人站在房門口問道：“二位有甚話說？”公差道：“我們是縣官差來的，要魏臨川到案對質。”說畢將手中金頭朱籤拿出來道：“你且看看，快叫他出來，免得我們動手動腳的，那時不好看相。”婦人聞言嚇了一跳，回他實實不在家，委實不在家，煩二位到花府去拿他。”公差道：“這婦人可笑，千差萬差，我們來人不差，祇在此間拿人，如若沒有魏臨川，就要帶家眷去回官。”婦人聽了戰戰兢兢道：“不知他在外做出甚麼，事祇好拿他？婦人坐在家裏，那裏曉得。”公差道：“祇怕魏臨川躲家裏，你不肯說，帶累我們打了板子下來，那時不得開交。”婦人道：“我家幾間房子，二位不信請搜一搜。”公差道：“這也是拿不定的。”二人商議道：“夥計你在此坐住，我去叫地方來。”

不一時地方走來，看了朱籤上面寫得利害。這個地方叫做“萬把勾”，叫道：“二位老爺請坐，待我問他娘子是怎樣出去的。”萬把勾走到房門口叫道：“魏娘子，你家魏官人往那裏去了？老實說罷，縣裏老爺金頭朱籤上面寫的好不利害，原差打下板子還是小事，不要連累我這老年人，為你家之事去打板子，那時怎處？”婦人道：“萬大爺，我家的是花大爺叫進府中去，有一月未回，仰煩萬大爺到花府一問便知。”萬把勾道：“他們兩個差人來了半日，茶也沒有喫一杯，定要折個東道與他纔是。”娘子道：“我是個婦人，那裏曉得甚麼事體，全仗萬大爺調理。”隨問道：“與他們多少銀子。”萬把勾道：“你用二兩做兩包，算代飯用；四兩做兩包，算折席。”婦人忙去秤了幾包銀子，交與萬把勾。萬把勾就把原差一把扯住，低低說道：“我方纔叫他娘子，折了個飯東，二位權且收下，少坐片時，等我到花府一走，便知端的。”原差說諸事要仗你調停，少不得個要二八提籃。萬把勾道：“在我身上。”那知他先摸了二兩頭上腰。

隨到花府看見門公叫道：“老爺，隔壁魏官人可在府上？今有縣裏二位公差在他家吵鬧，要拿魏官人。小人是他娘子煩來問個實信。”門公道：“敢是原差問你地方要人，怎麼不到我府？”萬把勾連忙回道：“不是小人，是他娘子煩來問聲，如若不在府上，小人就回他娘子的信。”門公道：“魏臨川是俺家公子差他別處去幹事了。待俺回稟大爺一聲，看有甚話說。”萬把勾連稱小人在府門候信不表。

且言門公來到書房，花文芳正與魏臨川對面飲酒，門公如此如此，說了一遍。魏臨川聽了忙叫：“大爺，差人在舍吵鬧終非了局，還要大爺照看。”花文芳道：“老魏，我叫有憐前去，說明你不得到案，看這狗官怎樣奈何於我？”隨叫有憐，有憐答應出來。萬把勾看見，叫聲：“大叔！”有憐問道：“差人在那裏？”萬把勾道：“現在魏家。”有憐道：“待我會他，你先回去。”萬把勾來到魏家，向差人如此如此，說了一遍。公差道：“我們奉差而來，拿的是魏臨川，魏臨川不在，問你地方要人，如若無人，帶你去回官，哪個要會花府大叔？”

正說之間，有憐推門進來問道：“你們是縣裏差來拿魏臨川的麼？”二差答應道：“正是！”有憐道：“魏臨川是俺家大爺差往別處去了，不得到案，你們要拿將我拿去，見你老爺。”公差道：“怎敢拿大叔前去，既然魏大爺不在家，我們帶地方前去回官。”有憐道：“與他無幹，你家老爺要拿魏臨川，祇好到相府問俺大爺要人，你們不要在此癡想！”差人見花有憐語言不對，祇得自己帶笑道：“我們回稟老爺一聲，如若真要人，我們明日再來拿他便了。”竟自去了不提。

那萬把勾問著花有憐道：“大叔，小人去罷。”有憐道：“倘若差人再來拿你，你可同他到相府門口來，把狗腿打斷，他方纔曉得哩！事過之後，叫魏臨川重重賞你。”那萬把勾道：“曉得。”去了。

崔氏見眾位去了，在房裏走出來，叫小紅將門關上，就同花有憐坐下，問道：“為甚麼縣裏要拿臨川？把奴嚇了一跳，你們兩個冤家一向都不過來，奴在這邊記望你兩個人。”花有憐將魏臨川定計，殺死春英，誣害馮旭的話說了一遍。我家大爺因知縣不大順便，所以不得過來。我又是大爺時常呼喚，故纔負了你孤單，看今日晚間偷空過來走走。”

崔氏帶笑，輕輕在有憐臉上，打了一下說道：“都是你們負心男子！”有憐道：“那個像你有情？”一把抱住，“我的乖乖，怎肯負了你？今晚一定來。”婦人將眼一瞅道：“你到房中去，我有話對你說。”花有憐心中明白道：“小紅叫他到那裏去？”婦人道：“一個小丫頭，曉得甚麼？”隨即走進房中，有憐跟到進去，兩人又耍了一會。

雲雨散後，有憐回轉府中，走進書房，臨川問道：“差人怎麼樣了？”有憐將始末根由細說一遍。花文芳聽了不覺大怒，口中罵道：“這個瘟官，看他做得長久不長久。明日我到世兄都堂衙門，先叫他把這個瘟官壞了，方纔消我大爺之恨。”當日過了一宵，次日早晨，花文芳坐了轎子，家丁拿了名帖，直奔都堂轅門而來。

不知花文芳要見都堂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